

■军旅生涯■

难忘的从军岁月

想起当兵的经历,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高中毕业那年,我应征入伍,穿上军装,踏上前往“世界屋脊”的道路,成为一名驻守西藏的军人,手握钢枪守卫我国的西北边陲。

刚入藏,先把我们安置在海拔稍微低点的集训营,适应了3个月。在训练营,除了训练之外,业余生活也挺丰富的,可以打篮球、看书、看电视。结束3个月的强化集中训练后,我被分到了连队。我们连队在海拔相对高一点的哨所,我们刚去哨所时,都会有头晕、全身乏力、流鼻血等高原反应。有时早上起床,洗一把脸,鼻血就流了下来。班长就教我们加强锻炼,提高身体素质。哨卡离营房有2.5公里

的路程,刚开始我们一天走两个来回。由于缺氧,头昏沉沉的,脚像灌了铅似的,几乎是拖着脚才能走完全程。

适应高原反应后,部队的训练强度就慢慢加大了。几十公里的长途跋涉、负重攀爬几百米的峭壁等训练项目,一天练下来,人像散了架似的,躺在床铺上浑身都疼。最难忘的是野外拉练,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,身负30多公斤重的行装一路小跑,路上泥泞难行,泥巴和冰水都灌进了鞋子里,那种湿冷的感觉令人一辈子难忘。

由于我刻苦训练,各项体能成绩都很不错,尤其擅长跑步。在一次部队体能比赛上,我有幸被选到连队参加比赛。

各连队谁也不服输,呐喊声、加油声响彻雪域高原。最终,我们连队以优异成绩赢得了第一名,为集体赢得了荣誉,受到上级嘉奖。连队领导特别高兴,特地从山下采购来不少菜肴,为我们搞了一次庆功宴。大家都为此而自豪和骄傲,我也感到无上光荣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,在部队里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。之前,我在学校里是一名文艺骨干,喜欢写点文章。来部队以后,训练之余我写了点“豆腐块”文章,很快在部队的报纸上刊载了,上级领导知道后,对我刮目相看。多次派我参加连队里的通讯员和文学创作培训班,我的文化知识得到了提升和积累。

4年的部队生涯让我学会了坚强和乐观,退伍复员后,我被分配到当地的供电部门。刚开始,我和大多数电力员工一样,经常赴野外爬杆子,拉电线,冬天斗严寒,夏天战酷热,看到偏远山区通上电,心里感到无比欣慰。闲暇之余,我又拿起手中的笔,宣传身边的感人事迹,有不少新闻报道被报纸采用,我也成为公司的骨干宣传报道员。

如今,我回想起当兵的生涯,仍然刻骨铭心。每次听到雄壮而嘹亮的军歌,一种军人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,正像一首军歌唱的那样:“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,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……”

江初昕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猛骑 13分钟

上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一天,我和车间的两位工友骑自行车到石家庄办事。返回途中走到九中街口,有位工友一看手表,立马大声说:“不好了,快迟到了。”当时的时间是差5分钟1点,上班时间是中午1点10分。

我们3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“骑猛点,使劲往回赶!”说时迟,那时快,我们马上给自行车挂上了“五档”,为了让其他自行车让路,我们不停地按铃铛,此举引得路人非常好奇。到了石岗大街(今中华北大街),我心中暗敲小鼓:“到了前面的铁路路段,万一过火车落杆怎么办?如果是那样,可真就迟到了。”还算万幸,过铁路路段时没有火车,我们3辆自行车直冲过去。过了这段路自行车就少多了,我们离开车座,双腿夹着大梁,猛蹬、猛骑,两个车轮像风似的。

当我们满头大汗进入车间门口时,还有两分钟到上班时间。6公里的路程,仅用了13分钟,为了遵守劳动纪律,我们真是够拼的。

狄民建/文

■婚恋故事■

我的“小芳”

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,长得好看又善良,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辫子粗又长……”一首《小芳》的歌,唱出了千百万下乡知青的心声。我下乡时也有一个“小芳”,不过她不是村里的“小芳”,而是城镇的“小芳”,她同样用温柔和善良,伴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插队生活。

1970年3月,高中毕业的我和9名男女同学一起,下乡插队到唐山市乐亭县大相各庄公社张火烧村,成了当地

的知识青年。第二年我回家返村前,在插队伙伴家见到了他的妹妹。说来也怪,我一见到她就深深地爱上了她。那时我是下乡青年,农村户口,没有工资收入。她还在上高中,城镇户口,又长得漂亮。因我俩差距大,我不好意思向她表白,可我从心里爱她,便开始对她展开追求。看到我真心实意的表现,她同意和我处对象。

到1975年,一同下乡插队的10名同学已有6人返城当

了工人,而我还在农村等待返城。在那种情况下,我的“小芳”没有因为我是下乡青年、没有城镇户口和工资收入与我分手。在她全家人都反对和我处对象的情况下,她顶着压力,继续和我谈恋爱。她曾4次到我下乡插队的村青年点,为我料理日常生活,在物质和精神上给我帮助和安慰。

在她的鼓励下,我一边下地干活,一边耐心等待返城的机会。1975年7月,我终于等

来了机会,返城到开滦煤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。一年后,我与“小芳”结婚。婚后,我们育有一儿一女,幸福生活至今。

一晃50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“小芳”和我已经老了,但她永远是我心中的那个“小芳”。每当想起下乡插队时那段艰苦难忘的时光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:“谢谢你给我的爱,今生今世我不忘怀;谢谢你给我的温柔,伴我度过那个年代!”

李湘杰/文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。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基 王乃良作

■图说往事■

第一次过建军节

1958年12月,我入伍后,被分配到空军高炮某部雷达班,领导给我们新兵授予列兵军衔。第二年,到了建军节,连里组织会餐,庆祝建军32周年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“八一”建军节,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会餐后,我们雷达班到部队驻地附近的北京丰台照相部,拍了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合影。图中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。

王日新/文供图



■似水流年■

自制冷饮度三伏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我正在上小学。我家住的是平房,老少3辈7口人居住在30多平方米房子里,人多屋子窄。当三伏来临时,酷热难耐。一到晚上,大人们都来到院子里,拿着蒲扇坐在树下,消暑纳凉。

我的父母都是工人,每月的工资仅够一大家人的日常开销。那时候,3分钱的冰棍、8分钱的汽水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,更谈不上其他冷饮了。

一次跟小伙伴一起玩耍时,一位小伙伴喝自制汽水,把我羡慕得不得了,于是,回到家后我也自己配制。我偷偷地向奶奶要来冰糖和小苏打,把冰糖和小苏打放到自来水里,看到水里冒出了泡,我就急不可耐地喝了一口,感到有些苦涩,并不是很爽口。原来是冰糖和小苏打放多了,另外,有些冰糖还没有完全溶化。经过几次实验,我终于制成汽水了。为了给汽水

增加点儿口感,我又稍微添加了一点儿醋。

我把做好的汽水给奶奶喝,奶奶笑眯眯地说: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喝过汽水,今天第一次喝大孙子做的汽水,特别酸甜爽口,真是没白活啊!”我说:“奶奶,等我长大了,挣钱给您买雪糕和冰激凌。”奶奶说:“好啊!还是大孙子孝敬奶奶。”可是,奶奶却没能等到这一天。我上中学时,奶奶就去世了,那年她还不到60岁。

赵民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